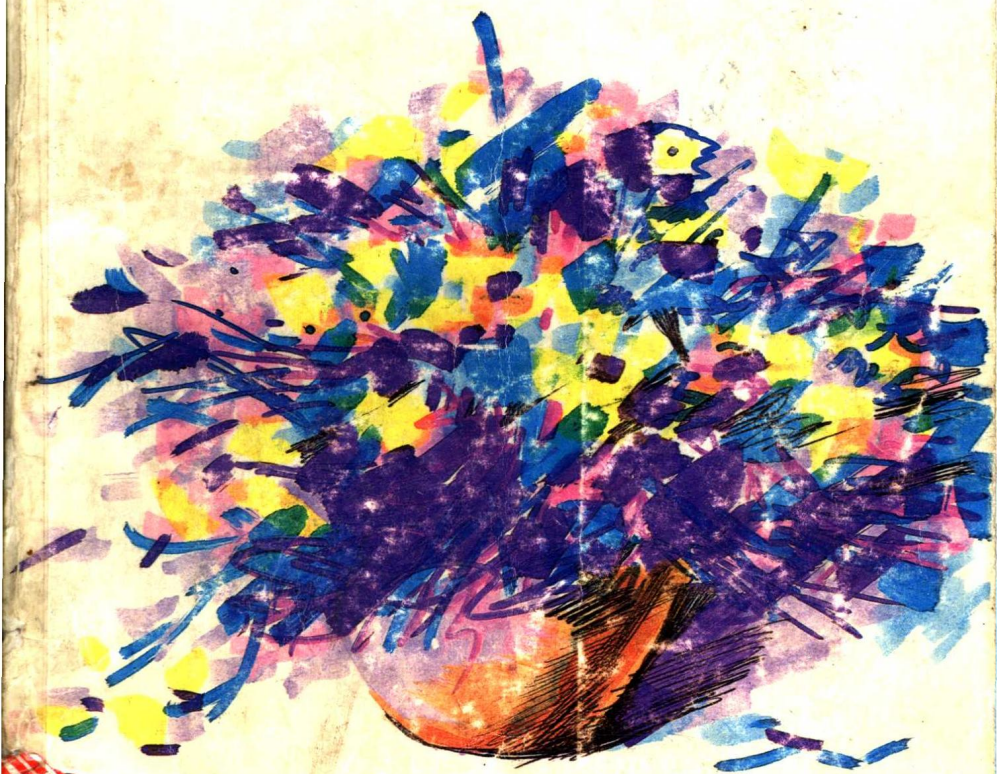


565172

徐志摩人生小品



浙江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 人生小品

來鳳儀編

現代詩文小品叢編



浙江文藝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曹 洁

封面设计 靳 斌

徐志摩人生小品

来凤仪 编

浙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71000 印数00001—40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484-2/I·453 定 价: 3.40 元

前 言

来凤仪

大多数读者是通过诗歌认识徐志摩的。说到散文，有些人还不知道徐志摩在这上边也有很高的成就。其实，他的散文早有公论。一九三五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按文体分类遴选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代表性作品，其中周作人编选的《散文一集》内，收文最多的作家就是徐志摩和郁达夫。那套“大系”里散文一共两集，摆到一起，徐志摩和郁达夫入选篇数为并列第三位。前边两位依次是周作人和鲁迅（均入选《散文二集》）。当然，入选“大系”的篇数多少，不足以作为评估创作的依据。但这至少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徐志摩散文在当时的影响。

在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家里边，推崇徐志摩散文的人确乎不少。如胡适、周作人、郁达夫、杨振声、陈西滢、梁实秋、沈从文、储安平、穆木天、阿英、苏雪林、赵家璧……等等，都给以很高的评价。周作人是公认的散文大师，谈到徐志摩的散文，对其把握语言的能力十分赞赏。他指出：徐志摩的散文“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份，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成一种富

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志摩纪念》）周作人从语言、文体上发表意见，并非单单显示出一般所谓的唯美主义眼光。在新文学的开创时期，如何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成为雅文学的语言，实在是一个大问题。当时的散文创作，作为白话文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势必担负着改造中国文学语言的使命。

徐志摩的散文除了具有周作人称道的那种语言妙处，更主要的是它十分直截而真切地表达着自己的人生感受。徐志摩习惯在文章里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谈论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他是那种有话就要说的人，根本就留藏不住。似乎正是这种本性决定着他的文章风格。尽管周作人对徐志摩的散文褒扬有加，说来他们二人的路数却是迥然相异。周作人的风格犹似老僧说禅，淡远、含蓄而不露痕迹；徐志摩却似纵马由缰，滔滔不绝，一一道出。他仿佛不是在做文章，而是在跟读者面对面地叙谈。在现代散文作家里边，接近周作人那条路子的为数不少（如俞平伯、废名、丰子恺等），却无人去学徐志摩。这也许因为：周作人的文章之道在于学养与心境，可以经过修炼而进入；徐志摩则是天性与才气，别人很难追效。

文章里的人生感受当然是从自身经历中来。徐志摩虽然只活了三十五岁，但他接触的世界不小。这个“世界”，不只是物质世界，也包括精神世界。

他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的硖石镇，幼时在乡镇和农村的自然氛围中度过。少年时期曾在杭州上中学。一九一五年以后的两年间，先后就读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一九一八年去美国留学，一九二〇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随后，转赴英国，先在伦敦大学，不久转入剑桥大学。虽说他在美国和英国就读的专业是经济学和政治学，但读到后来他的兴趣已经转向文学。至一九二二年离开英国时，他并未完成学业——连剑桥大学的学位也不要了。回国后，他一度在北京松坡图书馆任职，同时从事诗歌和散文创作。翌年与胡适等人组织新月社，在北京文化界积极开展社交活动。徐志摩当时介入的那个圈子，主要是研究系及其周围的一帮文化人，如梁启超、林长民、蒋百里、丁文江、李四光、张君勱、张奚若、蹇季常、胡适、任鸿隽等。其实，那里边没有几个人是搞文学的，徐志摩跟这一社交圈子的关系很值得探究，以往似乎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正是由于这一层关系，他在一九二五年底担任了《晨报副刊》的主编，因为《晨报》一向是研究系的地盘。至此，可以说徐志摩已在文坛上站住了脚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间，他还两度游历欧美诸国（包括苏联），另外还陪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过日本。一九二七年，他与胡适、邵洵美、潘光旦等人在上海开办新月书店，翌年又办《新月》杂志。这期间，他还在上海的几所大学任教，后来又去北京大学任英文系教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他从南京坐飞机

去北平，不幸途中坠亡在济南郊外党家庄附近的开山。

徐志摩的一生，可以说阅历丰富，活得也很忙碌。他不是那种喜欢呆在书斋里的文人，虽说从未介入政治，却是怀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譬如，他曾跟张彭春、瞿菊农等人筹措在中国推行泰戈尔的农村复兴计划，选择在山西太原进行一项规模不小的社会实验（如建立农村学校、医疗队、合作社等）。此事据说已跟阎锡山商洽妥当，原拟一九二五年春着手实施，后因战乱和其他种种原因而终成泡影。但尽管如此，这上边多少可以见出徐志摩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社会视野。事实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诗人和散文作家，徐志摩的艺术情怀并不仅仅产生于个人情感的小天地。在这一点上，以前人们对徐志摩有过很大的误解，以为他的创作灵感多半由跟恋爱、婚姻有关的情感波澜所酿成，只当是那种吟风弄月的才子。诚然，徐志摩确乎也为情感所累。早先在英国时就追求林徽因，并跟前妻张幼仪离异。后来追求陆小曼，又闹得风风雨雨。但这些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几段不能说不重要的插曲。其实，他的精神世界比人们眼里所见的要阔大得多，那般卿卿我我的个人情愫总是被传记作家们渲染得过分。就从他组织社团、主编报纸副刊、开书店、办杂志等一系列劳命伤财的社会活动来看，他实在是怀有很强的参预意识。

也许，他本来是可以在政治上一展抱负的，他年青时

就曾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①（《猛虎集·序》）。然而，在他返回中国社会的二十年代初，正是各路军阀混乱不休的政治黑暗时期，现实状况跟一帮欧美归来的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好人政府”相去甚远。徐志摩纵然有满脑子参预意识，也未敢往污水里跳。在这上头他脑子还算清楚，所以他打算在文化圈子里一显身手。在文化上保存一方净土，想来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然而，这种看似现实的选择，终究还是不太现实。他苦心经营的新月社，既未能“露棱角”（这是徐志摩对新月社的期望），也未能存在多时。他为泰戈尔访华一事也是好一番折腾，筹备工作就忙乎一年多，而结果却并不理想。事不如愿的遭际，说起来真不是一桩两桩，后来搞新月书店更是磨难多多。在当时的中国，像徐志摩这种理想主义者的一生，必然充满着失败的纪录。这是一点不奇怪的。

徐志摩的散文之所以充满耐人咀嚼的人生况味，正是因为他不但写了理想，而且也写了理想的幻灭。人生的挫折固然叫人寒心，但有时候失败本身也带来一股豪迈之概。因为毕竟已付诸行动，既是投入其中，好歹有自己的感受。

写入文章，倒是有一种凄迷的韵味。

在这本书里，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徐志摩出入的精

① 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美国政治家。曾任乔治·华盛顿总统的财政部长，并以军事和行政才能著称。

神世界，不但很大，而且斑斓驳杂，无奇不有。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界正处于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旋涡之中。这在徐志摩一辈的文化人眼里，不啻将世界放大了许多。从尼采哲学到弗洛伊德主义，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马克思的理论构想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一切来自域外的新思想、新事物、新的价值学说错杂纷呈，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着种种选择的机会。徐志摩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断地获得新鲜的启迪，也不断地感受到深刻的困惑。他是一个心智开放而交游甚广的诗人，然而，却不是那种目光深邃而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在他眼前，理想与现实，一种学说跟另一种学说，作为矛盾的存在，似乎永远难以梳理。对于某些事物，他也每每显示出一种即兴的认同或批判态度。譬如，他在羡慕西方文明的同时，却也诅咒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正如他景仰列宁的人格，却又讥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状况。

许多研究者早已指出，徐志摩的思想，“杂”是一大特点。据说，这个“杂”与他的交友也有关系。他交友之广是十分出奇的，而且他十分喜欢结交名人。如章士钊，徐志摩曾写文章批判他的封建复古意识（《守旧与“玩”旧》），但后来偏又跟他搞得很好。还有郑孝胥，也是一位以遗老自居的人物，徐志摩也常跟他搞在一起。至于像范源濂、林长民、蔡元培这类半新不旧的人物，被徐志摩引为师友的就更多了。不过，很难说徐志摩从这些人身

上受到过什么影响。真正影响他的是那些更有声望的作家和学者，包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他结识过泰戈尔和罗素，从他们那儿接受了泛自然的人道主义思想；他从尼采的书里得到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启示；从拜伦、雪莱的诗篇里感受到自由主义的生命热情；他也曾拜梁启超为师，倾心于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另外，他在英国期间，跟“新批评”的创始人瑞恰慈混得很熟，还拜访过曼斯菲尔、萧伯纳、哈代等著名作家，这些人的人生态度和艺术见解的确都影响着他。毫无疑问，那些文化巨匠的学识与思想，对于这个从古老的封建文化圈子里脱颖而出的年青人来说，正是蓦然打开了眼界。犹如徐志摩自己当年在北大课堂上对学生讲过的一种体会：他自己从小近视，有一天在上海配了一副眼镜，到晚上抬头一看，发现满天星斗，感到无比激动。（见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志感》，《诗刊》1979年第9期）

当然，这不是古人所谓蓦然回首的境界。徐志摩没能活到不惑之年，那时还正是乱花迷眼之际。也许，那倒是一种幸福。人生并不常有激动和困惑的时刻，激动和困惑往往伴随着青春流水而逝，而待到心平气和把一切都看透了，人生也便难得再有诗意的感受。

徐志摩生前一共出过三本散文集：《落叶》（北新书局，1926年6月初版）、《巴黎的鳞爪》（新月书店，1927年8月初版），《自剖文集》（新月书店，1928年

1月初版)。另外有一本是他生前已交给出版社，死后才出版的，那就是《秋》（良友图书公司，1931年11月初版）。本书收入的三十四篇作品，大部分从这四本散文中选出，少数篇什则取自集外的佚文。每篇作品的原刊出处，均在篇末注明。

本书收录的原则是选取那些有关人生哲理或比较能直接反映作者人生感受的作品。其中有的文章篇幅较长，按说不能称之“小品”，但考虑到文章的题旨与叙说角度符合上述原则，亦酌量收入。

本书所收作品按内容简单分作以下三个小辑：

一、“浓得化不开”，收文十一篇。这部分作品多属即景生情的人生随感。

二、“海滩上种花”，收文十八篇。其中有关于人生理想、国民性格的探讨，也涉及诸如教育、青年、妇女等社会问题。

三、“魂兮归来”，收文五篇。这是一组情感深挚的悼文，追忆故逝的亲友，读来十分感人。

编者对作品中一些较为生僻的中外人名、地名、书名、掌故等作了注释。对原文中引述的外文词句，一概译出，附列于注释中。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逝世六十周年忌日

目 录

前 言	来凤仪 1
-----------	-------

• 浓得化不开 •

印度洋上的秋思	3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11
泰山日出	15
山中来函	18
翡冷翠山居闲话	21
九小时的萍水缘	25
我所知道的康桥	34
天目山中笔记	47
“浓得化不开”（星加坡）	53
“浓得化不开”之二（香港）	60
“死 城”（北京的一晚）	65

• 海滩上种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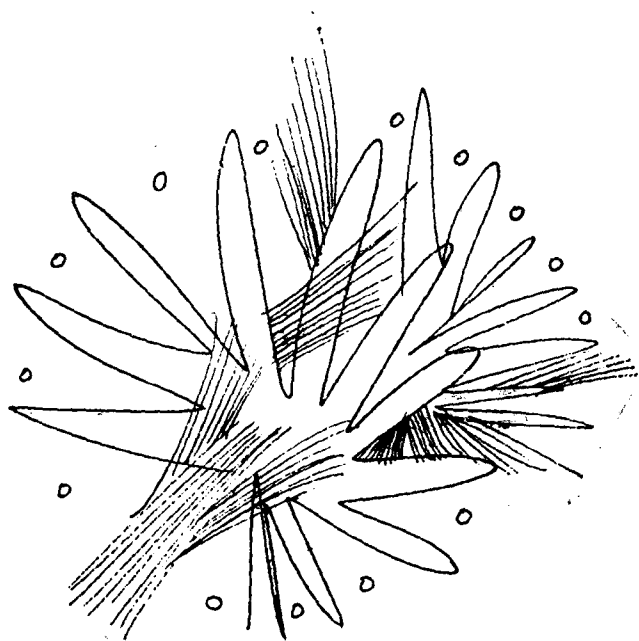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 灵魂的自由”	79
--------------------------------	----

我过的端阳节·····	82
一封信（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	85
落 叶·····	89
守旧与“玩”旧 ·····	110
“迎上前去” ·····	120
想 飞 ·····	127
“话” ·····	133
海滩上种花 ·····	148
自 剖 ·····	157
再 剖 ·····	165
这是风刮的 ·····	171
求 医 ·····	174
论自杀 ·····	180
再论自杀 ·····	192
秋 ·····	198
吸烟与文化（牛津） ·····	213
关于女子 ·····	218

• 魂兮归来 •

悼沈叔薇 ·····	241
我的彼得 ·····	244
我的祖母之死 ·····	250
伤双栖老人 ·····	268
吊刘叔和 ·····	273

浓得化不开





印度洋上的秋思

昨夜中秋。黄昏时西天挂下一大帘的云母屏，掩住了落日的光潮，将海天一体化成暗蓝色，寂静得如黑衣尼在圣座前默祷。过了一刻，即听得船梢布篷上悉悉索索吸泣起来，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将海线逼得像湖一般窄，沿边的黑影，也辨认不出是山是云，但涕泪的痕迹，却满布在空中水上。

又是一番秋意！那雨声在急骤之中，有零落萧疏的况味，连着阴沉的气氲，只是在我灵魂的耳畔私语道：“秋”！我原来无欢的心境，抵御不住那样温婉的浸润，也就开放了春夏间所积受的秋思，和此时外来的怨艾构合，产出一个弱的婴儿——“愁”。

天色早已沉黑，雨也已休止。但方才吸泣的云，还疏松地幕在天空，只露着些惨白的微光，预告明月已经装束齐整，专等开幕。同时船烟正在莽莽苍苍地吞吐，筑成一座鳞鳞的长桥，直联及西天尽处，和轮船泛出的一流翠波白沫，上下对照，留恋西来的踪迹。

北天云幕豁处，一颗鲜翠的明星，喜孜孜地先来问探消息，像新嫁媳的侍婢，也穿扮得遍体光艳。但新娘依然

姗姗未出。

我小的时候，每于中秋夜，呆坐在楼窗外等看“月华”。若然天上有云雾缭绕，我就替“亮晶晶的月亮”担忧。若然见了鱼鳞似的云彩，我的小心就欣欣怡悦，默祷着月儿快些开花，因为我常听人说只要有“瓦楞”云，就有月华；但在月光放彩以前，我母亲早已逼我去上床，所以月华只是我脑筋里一个不曾实现的想象，直到如今。

现在天上砌满了瓦楞云彩，霎时间引起了 I 早年许多有趣的记忆——但我的纯洁的童心，如今哪里去了！

月光有一种神秘的引力。她能使海波咆哮，她能使悲绪生潮。月下的喟息可以结聚成山，月下的情泪可以培植百亩的畹兰，千茎的紫琳珰。我疑悲哀是人类先天的遗传，否则，何以我们几年不知悲感的时期，有时对着一泻的清辉，也往往凄心滴泪呢？

但我今夜却不曾流泪。不是无泪可滴，也不是文明教育将我最纯洁的本能锄净，却为是感觉到了神圣的悲哀，将我理解的好奇心激动，想学契古特白登^①来解剖这神秘的“阵冷骨累”。冷的智永远是热的情的死仇。他们不能相容的。

但在这样浪漫的月夜，要来练习冷酷的分析，似乎不近人情！所以我的心机一转，重复将锋快的智力剧起，让

① 契古特白登，通译夏多勃里昂 (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国作家，著有《阿达拉》、《勒奈》等。其作品带有宗教感与原始主义意味。